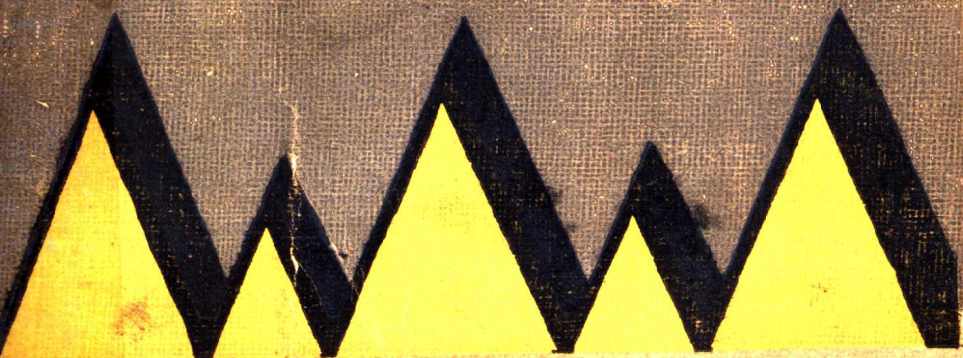




恩消聊無慮

英國莫理思著
林微音譯

水沫書店

W. Morris: News from Nowhere

虛無鄉消息

· 英國莫理思著 ·
林徽音譯

· 上海水沫書店 ·

一九三〇年二月初版

1 — 1500

虛無鄉消息

實價九角

原著者 英國莫理思

翻譯者 林徽音

發行者 水沫書店

發行所 上海 北四川路
公益坊內 水沫書店

目 錄

第 一 章	討論與就寢.....	3
第 二 章	晨浴.....	8
第 三 章	客館以及其中的早餐.....	23
第 四 章	道旁的市場.....	40
第 五 章	街上的孩子.....	46
第 六 章	貨攤.....	59
第 七 章	特拉法加方場.....	73
第 八 章	一位老朋友.....	87
第 九 章	關於戀愛.....	94
第 十 章	問題與答案.....	113
第 十 一 章	關於政府.....	113
第 十 二 章	關於生活的調排.....	142
第 十 三 章	關於政治.....	152

第十四章	怎樣處理事務……………	154
第十五章	自然的工作……………	164
第十六章	布淪斯柏立市場廳堂中的午餐	178
第十七章	變更的來臨……………	186
第十八章	新生活的開始……………	228
第十九章	驅車返罕麥斯密……………	237
第二十章	重臨罕麥斯密客室……………	247
第二十一章	上泰晤士……………	250
第二十二章	罕普吞宮院一個過去的讚美者	256
第二十三章	蘭尼米德的清晨……………	273
第二十四章	上泰晤士的第二天……………	283
第二十五章	泰晤士上的第三天……………	298
第二十六章	頑固的拒絕者……………	306
第二十七章	上游……………	315
第二十八章	小河……………	333
第二十九章	一個泰晤士上游的休息地……	340
第三十章	行程的終點……………	318
第三十一章	新人民中的舊屋子……………	358
第三十二章	盛筵的開始——終……………	367

虛無鄉消息

原书空白页

第 一 章

討 論 與 就 寢

關於‘革命的翌日’會發生些什麼，一個朋友說，一晚在同盟中有過一個有生氣的口頭討論，終究各個朋友對於那充分發展了的新社會的將來各展着他強有力的意見。

我們的朋友說：那題目是給心平氣和討論着的，因為那些列席的都是常赴公開的會議與講後雄辯會的人，即使他們不聽彼此的意見（要他們聽彼此的意見可不容易），他們也決不老是想同時發

言的，像普通的斯文階級的人在談到有趣的問題常做的一般。再說，列席的有六個人，而必然地他們代表了六派，其中四人發表的是雄壯的可是分歧的安那其主義者的意見。其中的一派，我們的朋友說，是一個他所真正很熟識的人，在開始討論的時候差不多沉默地坐着，但是後來加入了，而且大聲咆哮散場，並罵所有其餘的人爲蠢物；此後大吵了一陣，接着便是小息，在這時候那上述的一派很和藹地道了晚安，獨自搭着那文明已逼得我們像一個習慣的旅行的代步品，回到他西郊外的家裏去了。在他坐在那匆忙的，不知足的人類的汽浴室似的車中一輛地下鐵道的車子，的時候，他像別的人一樣，不知足地氣悶着，而在他自責的情緒中，他想起了許多卓越的，決疑的辯題，這些，雖然它們就掛在他的口邊，他却在剛過去的討論中忘却了。可是這種他如此常有的思緒不久就過去了，而在，由於厭惡自己的發了怒（這也是他很常有的事），而感到的一些不舒服之後，他覺得自己在沉思到那討論的題目上去了，可是依舊快快而不

樂。“要是我能只看到它一天，”他自言自語道；“要是我能只看到它！”

他剛說完，火車停在他的站頭上了，站頭離開他自己的家有五分鐘步行的路程。他的家是在泰晤士的河濱上，稍往下是一座醜陋的懸橋。他走出了車站，依舊快快而不樂，在喃喃道“要是我能只看到它！要是我能只看到它！”可是向河走了沒有幾步（我們的講那故事的朋友說），那所有的不快與煩惱似乎都從他滑走了。

這是個美麗的十月初的晚上，空氣正涼爽得足以恢復了從悶熱的屋子和發臭的火車中出來的他的精神。那近來剛轉了西北一二度的風把天空中的雲都吹盡了，除了一二片輕雲在天上迅速地飄過以外。稚月懸在半空中，而在那離子從一株又高又老的榆樹的差落的樹枝間見到它的時候，他難以想到他所在的是那破敗的倫敦的郊外，他却覺得他彷彿是在怡情的鄉村中了——實在比他所知道的最落鄉的鄉村還要怡情。

他直來到河濱，遲留了片刻，從低垣的上面望

過去，在細看那月光所照的河中的水，近乎滿潮的水，在旋轉着，閃耀着流到契稷克島去。至於那下面的醜陋的橋，他並沒注意到它或者想到它，除了（我們的朋友說）它阻住了使他看不見下流的光列的剎那。於是他轉身到他屋子的門前而進去了；而就在他關上門的時候，那所有燦爛的邏輯與先見的記憶都歸於烏有了，這是已這樣照耀了那最近的討論的。關於那討論本身也不再有了蹤影遺留了，只有一個迷離的希望，這現在成爲一種歡娛，因爲幾天來的甯靜與安息，澄清與喜悅的善意。

在這種情緒中他上床睡了，並如他的慣例，在兩分鐘的時間內睡熟了；可是（背他的慣例）不久他又醒了，在異常穎悟的狀況中，這種穎悟有時甚至善睡的人也要受它的襲擊；在這一種狀況之下，我們覺得我們所有的智慧都異常地銳利了，而我們所有以前遭到過的不幸的渾亂，我們生平的陵辱與失敗，都會堅持着向那些銳利了的智慧的考慮中直闖着。

他躺在這種情狀中（我們的朋友說），直到他

差不多開始在享受它：直到他的愚鈍的故事在娛樂着他。他看得這樣清楚的他面前的紛亂，却開始在把自己爲他化作一件娛樂的故事了。

他聽到了敲一點鐘，繼而兩點，繼而三點；三點後他又睡熟了。我們的朋友說從那次睡眠他再醒了一次，而此後經過了這種驚人的事，他以爲他應該把它們講給我們的同伴聽，實在講給大家聽，於是決定現在就講了。可是，他說，我想要是我用第一身稱講它們會得更好一些，彷彿我親自經過了這些事；那，實在，會對我更容易而更自然，因爲我比了世界上任何別的人都了解那我所要講到的伴侶的情感與欲望。

第 二 章

晨 浴

好，我醒了，並覺到我已把我的被褥踢掉了；無疑，這是由於天又熱，太陽又光耀地照着。我跳了起來，漱洗了，趕快穿了我的衣服，可是在一種朦朧而半醒的狀態中，彷彿我已睡了好久好久似地，總不能把我的瞋睡的重壓擯去。其實我是只以為我是在自己的屋中，並不是見到如此。

我穿好衣服後，我覺得這地方熱得受不住，我就趕緊跑出了房間，並跑出了屋子；我的第一個感

覺，從新鮮的空氣和惠和的微風得到了怡悅的舒適，我的第二個感覺，這時我開始了凝聚着我的神，僅是無限地駭異：因為在我昨晚上床的時候還是冬天，而現在，證之河旁的樹，却是夏天了，似乎是一個六月初的美麗明媚的早晨。雖然，太陽下的泰晤士河，和近上游的水，依舊燦爛着，正如我昨晚見到它在月亮下閃光一樣。

我決沒有摔去了那重壓的感覺，而且我縱什麼地方都到過，也總不容易十分領悟到這個地方；所以不管泰晤士河對我是個熟面孔，我總覺得迷亂也是平常的事。我還覺得昏眩而古怪；想到人家常在中流放舟而遊泛，我想我也要照樣做。天似乎還很早，我自言自語道，可是我敢說在萍菓埠我總找得到個把搖我去的人。雖然，我並不走到萍菓埠那麼遠，或者甚至我沒有向左轉，因為剛在那時我看見正在我屋子前面的我的面前有一個浮水埠頭。其實，我的間壁鄰人是剛造好一個埠頭在那里的，雖然不知怎樣它看來也並不像那個，我走下去，在幾只碇泊在那里的空船之間確確實實有一

個人躺在一只船上的一隻看上去很堅實的桶中的槳上，明白地在等着洗浴的人。他對我點點頭，並祝我早安，彷彿他在期待我似地，因此我不說一句話地跳了進去，他便在我爲游泳脫去我衣服的時候，靜靜地划出去了。在我們前進的時候，我下望着水，而止不住說道——

“今晨的水多麼澄清啊！”

“真的嗎？”他說；“我並沒注意到這個。你知道滿潮常使它稍混濁些。”

“嘿，”我說，“就在半潮的時候，我也見過它很混濁的。”

他不說什麼來回答，祇似乎有些驚異；正當他現在逆潮而上，而我的衣服也脫了，我便不再多事地跳入了水中。當然在我的頭又伸出水面的時候，我旋向着潮水，我的眼睛便本能地尋找着那橋。我所見到的使我非常駭異，以致我忘了出水，又亂語着沉入了水下，待我冒出水面，我便直向船游去。因爲我覺得我必得問我的舟子幾個問題，我是迷亂得難以用我的眼睛從河面上看到什麼了；雖然

這時候我已脫出了瞋睡與昏眩的感覺，而是既清醒又靈敏了。

在我從他放下來的梯階升上去，他一面還用他的手來扶了我進去後，我們便向契稜克島捷駛着；可是他現在握住了槳，又使船頭轉了轉來，說

“只游泳了片刻，鄰人；可是也許你覺得今晨的水是冷的，在你上程之後。要不要我馬上送你上岸，或者你可喜歡在早餐之前到帕特尼去？”

他談話的態度這樣不像我所該從一個罕麥斯密的舟子期待着的，我就凝視着他，一面我答道，“請稍停一回；我要約略看看四周的景色。”

“噢，”他說，“這里景色的美麗並不減於巴恩·厄爾姆那里；在早晨的這時候是在什麼地方都歡娛的。我正喜歡你早起來；現在還只五點鐘哩。”

要是我驚異河濱的風景的，我也會同樣驚異我的舟子，現在我有望望他的時間，而用我的頭腦和眼睛仔細地看看他。

他是個好看的年輕的人，有一對特殊地喜悅

而友愛相的眼睛，——一種在那時以前我絕沒有見過的表情，雖然此後不久我就同它相熟了。此外呢，他是黑頭髮，淺褐色的皮膚，緊密而堅實，顯然時常在運用他的肌肉的，然而全身沒有粗糙的痕跡，而且如所能地潔淨。他的衣服並不像我所見到的任何近代作工的人所穿的衣服一樣，正像爲十四世紀的生活的圖表而匠心地特製的服裝：這是從深青布做成的，質樸極了，可是織得很精，而且上面一點玷污都沒有。他的腰上有條褐色的皮帶，它的釦子是琢磨得很精緻的鋼做成的。總之，他似乎像個特殊豪俠而文雅的少年紳士，爲娛樂而戲作舟子的，我推想一定是這種情形。

我覺得我必得談幾句話：所以我指着薩立濱，我從那里注意到幾座停留在斜對岸的便捷的木臺，臺的靠陸地的一端裝着起重機，便說，“他們裝那些東西在這里有什麼用呢？要是我們在台河之上，我該說他們是用它們來起鮭魚網的；可是這裏——”

“得咧，”他笑着說，“那自然就是它們的用處。